

水 漸 传(新校注本)

施耐庵 罗贯中 著

李灵年 陈敏杰 校点

陈新 审定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4.75 插页7 字数103.2万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册

ISBN 7—80519—152—2/I·46

责任编辑 马清江 定价：1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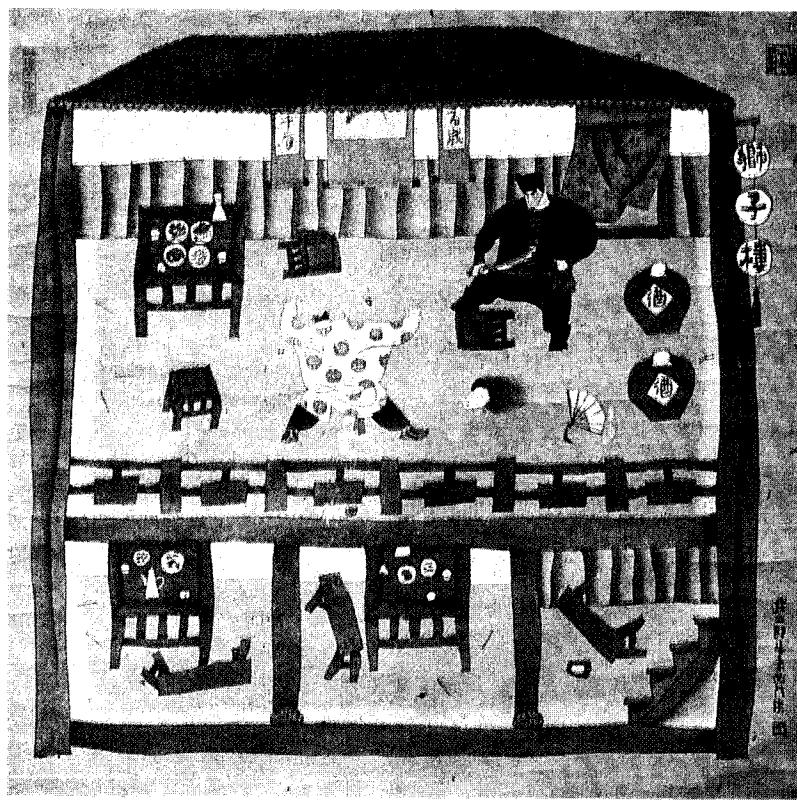
(遇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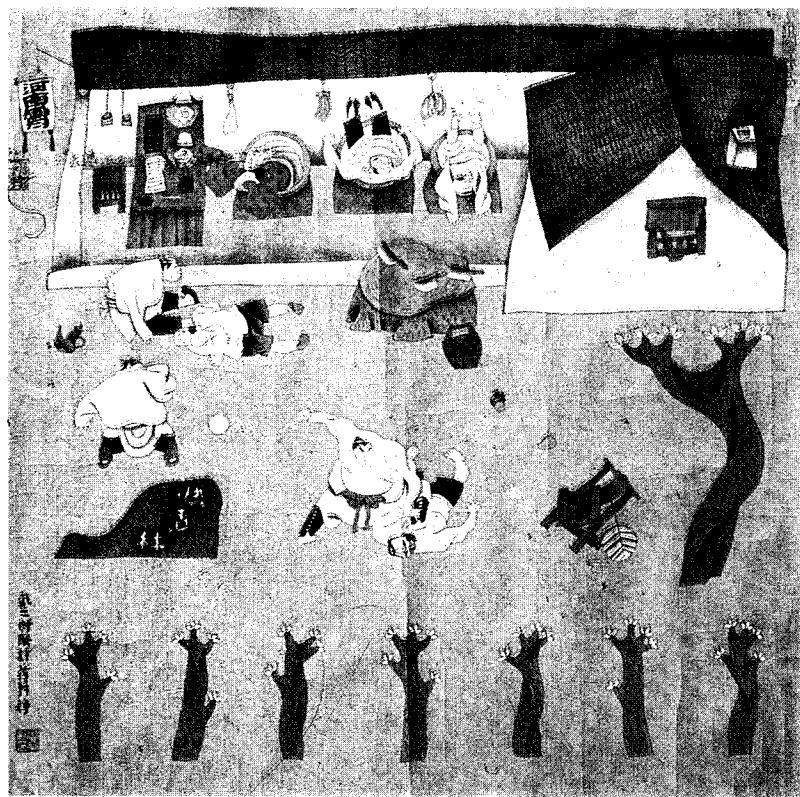
花和尚大闹野猪林



汴京城杨志卖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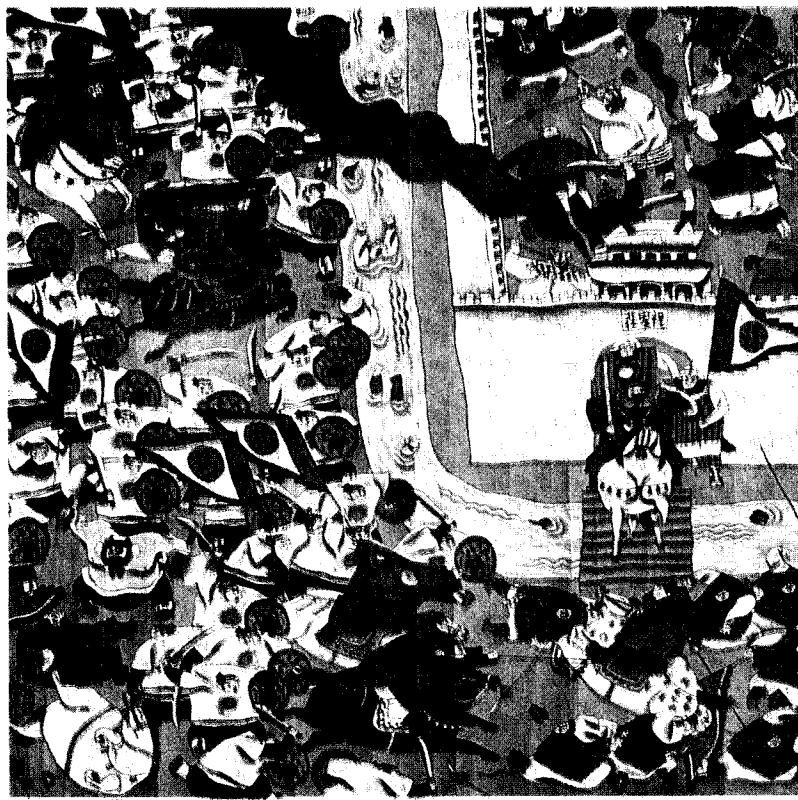
武二郎斗杀西门庆



武二郎醉打蒋门神



梁山泊花荣射雁



水浒寨三打祝家庄

前　　言

《水浒传》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，新中国建立之初，于1952年即出版了。当年出版的《水浒》，主要依据的是贯华堂七十回本；此后百回本，百二十回本，以及各种校订、删节的本子，也都陆续出版。各种版本，自然各有其特点和相应的读者对象，我们这个本子的特点是：

- 一、以最接近《水浒传》原本面貌的明代容与堂百回本为底本，谨慎吸收百二十回本、七十回本对百回本确有改进的文字。
- 二、订正少数明显的各本俱误的疏漏和文字。
- 三、增加有助阅读和理解的简要注释。
- 四、严格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规范化字和简化字排印。

上述做法的目的，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可靠、便于阅读的本子。

下面简要介绍有关《水浒传》的各种情况。

《水浒传》故事的由来

《水浒》是我国第一部由讲史蜕化出来的英雄传奇。在《水浒》以前，长篇小说一般都是讲历史故事，例如《三国志演义》，而《水浒》却较多地离开历史实际，注重英雄人物的创造。这在小说史上自是一大发展。

前　　言

正由于是第一部英雄传奇，所以仍保存着大量历史的影子。小说中的不少人物，在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人的。如宋江，史书称他“为人勇悍狂侠”（元陈泰《所安遗集补遗·江南曲序》），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（山东、河南北）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”（《宋史·侯蒙传》），“宋江起河朔，转略十郡，官军莫敢撄其锋”（《宋史·张叔夜传》）；如八百里梁山水泊，在当时确是方圆数百里，茫茫无际，长满蒲草的大湖泊，宋仁宗时人宋庠《宋元宪集》有《坐旧州驿亭上作》（自注：亭下是梁山泊，水数百里）诗：

废垒孤亭四面风，座疑身世五湖东。

长天野浪相依碧，落日残云共作红。

渔笛回环千艇合，苍蒲明灭百帆遥。

恍然归兴无人会，闲向青冥数寒鸿。

据上述记载，宋江及梁山泊的事迹，无疑在民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虽然宋江等人的结局，史书记载不一，但不久宋王朝北方的大片土地，即被金兵占领，而英勇抗击和不屈反抗金兵的，却正是当时人称为“义勇”的类似宋江这样的人物。国难思良将，所以宋江的故事在南宋民间不仅是“街谈巷语”，而且成了说话艺人的重要题材；同时在故事流传过程中，逐渐把“勇悍狂侠”的宋江，改造成为知书识礼，集忠孝、仁爱、信义于一身，疏财仗义、始终忠于朝廷的人物。这不仅是说话艺人演唱的需要，也是民间对英雄人物崇拜心理的反映。因为既是英雄，不能不具备高度的道德。但这种在当时来说是美化宋江的刻画，十年“文革”中却成为“投降派”和“叛徒”的口实。所以读古书必须具有历史主义的眼光，只有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和背景，才能正确地吸收或扬弃，而牵强比附，任意褒贬，是有害无益的。

南宋时说唱水浒故事的详情，我们已不清楚了。但从流传

到今天的、至少在南宋末年成书的话本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，已能见到今本《水浒传》的基本结构。在宋遗民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中，更勾勒了故事中宋江等三十六人各自的轮廓。

《水浒传》的版本

《大宋宣和遗事》已具有了《水浒传》的雏形，但是直到明代嘉靖间郭勋的百回本问世的二百五十年左右时间内，除出现了大量有关水浒人物的戏曲外，水浒故事的本身发展却似乎相当沉寂，没有一种《水浒》初期形式的版本流传下来。也就是说在版本发展过程中明显脱了一个环节。

但是，在百回本之前肯定存在一个为百回本所依据的本子，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之有《元刊三国志平话》、吴承恩《西游记》之有杨致和《西游记传》一样。今天虽然见不到它，并不等于它不曾存在过，能证明旧本存在的证据很多，这里只就形式和内容各举一例。

首先，我们知道，小说中两句对仗形式的回目，始见于明嘉靖时期。在此之前，回目都为单句，就象大家熟悉的宋元话本如“三言”的样式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稿于弘治，刊刻于嘉靖，回目仍为单句。百回本《水浒》第十六回结尾处说，“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”，第四十回结尾处说，“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”，这和《永乐大典》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摘引的《西游记·梦斩泾河龙》结尾“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”一样，说明一定有一个较早的、单句回目的《水浒》本子，为百回本所依据。

其次，百回本凡涉及辽国、金国，一律称为“大辽”“大金”。而百二十回本中除偶有几处遗漏未改的“大辽”字样外，全都改为“辽国”、“辽兵”、“辽虏”；对于金国，因小说中提及的

次数不多，百二十回本以至七十回本则基本未改。明代是汉族统治，客观的称“辽国”或斥为“辽虏”，是明人的习惯，如果《水浒》由明人写定，决不可能出现“大辽”“大金”字样。再如曾参是孔门十哲，后来还配享孔子，百回本却用为曾头市曾家五虎之一的名字，这在崇儒的明代是不可想象的，所以下来的百二十回本、七十回本把曾参改为“曾密”。可知百回本依据的原本，至少出于元人之手，而且百回本还比较忠实地保存了不少原本的文字。这个原本，或许即为传说中由施耐庵写定、罗贯中修改的本子吧。

百回本出现，不仅使水浒故事基本定型，而且开始了各种版本纷呈的繁荣期。统观各种版本的内容，一般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。三十年代的不少研究者，如鲁迅、郑振铎等，以为简本早于繁本，最有代表性的论断如“若百十五回简本，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，以其用字造句，与繁本每有差违，倘是删存，无烦改作也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·元明传来之讲史》）。胡适在当时即不同意这个论断。郑振铎于一九五三年为《水浒全传》作序，亦修正了他当年的观点，论定简本是“把一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”，这是经过认真比勘而获得的结论，完全可信。

下面是清代以前各种比较重要的《水浒传》版本的概况。

一、繁本系统：

百回本 有明郭勋刊本残本（残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，共五回），天都外臣序本，容与堂刻本，钟伯敬评本，大涤余人刻本，芥子园刻本。

百二十回本 有明末杨定见增编、袁无涯刻本，郁郁堂翻刻袁刻本等。

七十回本 有清金圣叹贯华堂刻本。

前　　言

自清初金圣叹《水浒传》七十回本问世后，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全都湮没不传，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古代小说开始了科学的研究后，各种回目不同的本子才重新陆续发现。

二、简本系统：

简本系统的各本，大多文字简陋，回目不一。原因是坊贾为了谋利，草率删节面世。有的漏落回目，有的妄增回目，所以虽有不同回目的区别，实际并无意义，不过反映了在当时的读者中，《水浒传》获得何等的欢迎。今知的简本有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残本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》，以及书名相同的明万历间建阳余氏双峰堂刊本（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），宝翰堂刊《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全传》（以上三种，回目基本无次序），黎光堂郑大郁序本（一百十五回），富沙刘兴我刊本（一百十五回），与《三国志》合刻的《英雄谱》本（有一百十五回、一百十回两种），及清光绪间一百二十四回坊本。

各种版本间的关系

通过认真比勘可以获知，《水浒传》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，但今见的一切本子都源出于百回本。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本子，郑振铎先生以为即为郭勋本，由于见者甚少，无法详论。而天都外臣本和容与堂本，文字基本相同，研究界一致认为它们基本仍为郭勋本的面貌。

随后不久出现的简本，增加了征田虎、王庆的故事，其书名即用“插增”为号召，从百回本第九十回“双林渡燕青射雁”处硬插入二十回故事，痕迹显然。且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第八十九回都有“宣和四年冬月”的诏书，而宋江平方腊后上朝廷的表文都同署“宣和五年九月”（百回本九十九回、百二十

回本百十九回), 征田虎、王庆两大军事行动, 竟没有留下活动的时间, 矛盾明显。所以征田王的故事非古本所有, 研究界亦无异词。

百二十回繁本杨定见本出现, 改动了简本中简陋的田王故事, 并在袁无涯的序中托言发现古本, 说:

古本有罗(贯中)氏致语, 相传《灯花婆婆》等事, 既不复见。
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, 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, 皆失。郭武定(勋)本, 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, 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, 犹是小家照应之法, 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。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, 此所以异于诸小说, 而为小说之圣也欤!

这是托言古本改动百回本之始, 袁无涯序中的这段话确实使清代和近代的不少《水浒》研究者造成迷误。实际上所谓“灯花婆婆”的致语和“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”, 纯是捕风捉影之谈, 而“移置阎婆事”, 恰恰是杨本合理的改进。因为百回本写宋江收到刘唐寄书、赠金后, 才遇到阎婆, 可是事经数月之久, 书和金却一直置在随身的招文袋中, 以致被阎婆发现, 是明显的罅漏。

上文已指出: 百回本最接近原本面貌。主要依据是它基本上还保留了话本的形式, 如每回首一定有诗词, 正文中多描画人物形象或战斗气氛等的骈语, 且多说话艺人以第一人称介入的说白。而杨定见本却把容与堂百回本诗词旁凡批有贬斥性字样的诗词, 全部删除, 以致不再存在回首诗, 少数被保留下来的回首诗也被移置入正文之中, 另外, 杨本还增补了一些新写的诗, 这事例已足证两本间的关系。

清初金圣叹《金圣叹批水浒》, 师杨定见假托古本的故智, 依据百二十回本, 把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改为“楔子”, 第七十一回

前　　言

的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改作“梁山泊英雄惊恶梦”，制造出一个七十回本。凡金本与百回本文字差异之处，十分之六七同于百二十回本，其十分之三四与百二十回本不同的地方，主要为一是全部删去描状诗词、骈语，二是把原本宋江仁义长者的形象，改为怯懦、贪婪、凶恶的人物，三是大量塞入僵化的八股文文法。

金圣叹的用意很清楚，他认为凡是强盗都应该诛尽杀绝，不应该蒙以“忠义”之名，更不应该招安。用他自己的话是：

若使忠义而在水浒，忠义为天下之凶物、恶物乎哉！且水浒有忠义，国家无忠义耶？夫君则犹是君也，臣则犹是臣也，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；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，难乎为吾之君解也。父则犹是父也，子则犹是子也，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；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，难乎为吾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，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，不可不察也。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？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，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，其后皆敲朴劓刖（指罪犯）之余也，其卒皆揭竿斩木（指造反）之贼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诛之，则千人亦快、万人亦快者也，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（意思是不应该让宋江等人逃脱宋王朝的诛戮）！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，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！

（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》）

这无异是金圣叹改写“英雄惊恶梦”的宣言，他不能生而诛之，至少令宋江等人在卢俊义的恶梦中全部受诛戮。而且他还采取“歼厥渠寇”的办法，竭力丑化宋江，“备书其外之权诈，备书其内之凶恶，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”，他的考虑不可谓不缜密。正因此，鲁迅完全同意胡适“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，眼见张献忠、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

全国，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，是应该口诛笔伐的”的论断(《中国小说史略·元明传来之讲史》)。

有极大的可能，由于贯华堂本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意图，当它问世后，其它各本均遭禁毁，书坊只能翻印贯华堂本以应读者需要，所以二百年只有这个本子独霸天下，甚至使人们不知道还有其它的本子存在。否则将无以解释这个现象何以能够发生。

贯华堂本的性质、来源，本来是异常清楚的。但是近年却有一种议论，以为《水浒》是反映农民起义的，农民起义英雄决不可能接受招安，这和金圣叹认为强盗不能招安而砍去七十一回以后受招安、平方腊等内容，虽然出发点不同，但却恰好殊途同归。因为金圣叹反对招安，居然使他成了鼓吹农民起义的“革命家”，贯华堂本也变为“革命教科书”，这种无视历史环境，脱离作品源流、实际的论点，已不足以置辩。

还有一种议论是以为金圣叹确有古本，古本本没有招安情节的。并以明代王圻《稗史汇编》中的“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，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，其与王实甫《西厢记》始以蒲东遘会，终于草场扬灵，是二梦语殆同机局，总之惟虚故活耳”一段话，以为“梦里收拾一场怪诞”，即指卢俊义的噩梦，以此作为金圣叹改本之前即有无招安情节的古本存在的证据。但是今天能见到的明代各种版本，何来卢俊义恶梦的本子，而百回本是以“徽宗帝梦游梁山泊”结束的，百二十回本相同，与王圻的说法也毫无矛盾。也许金圣叹改惊恶梦受到了王圻的启发，如何能反过来确指为七十回本的惊恶梦呢。

为提高七十回本价值而出现的议论还有不少，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一一详举。总之有一个根本问题似乎是持古本论者都有意回避的，这就是既然称为“古本”，那么它至少是在百回

前　　言

本之前，换句话说在嘉靖以前。究竟何时呢？古本论者都避而不谈。学术界公认的一条规律是：文学形式的发展，都铭刻着时代的烙记。在明代嘉靖以前，根本不存在两句对仗工稳的回目形式，根本不存在没有回首诗词和正文中不用诗词、骈语描状的小说。所以古本之说不能成立。

正由于人们不讲小说史，不注意小说发展规律，近年来甚至把近代梅寄鹤伪续七十回本、内容含有近代侠义小说色彩的百二十回本，也视为古本。七十回本既不可能是古本，难道接续七十回本的续书，因为它的“革命性”就能成为古本吗？

可以不容置疑地肯定，今见各种版本以百回本最早，其它各本都源出百回本。

《水浒传》的艺术和思想

不管历来人们对《水浒传》如何评价不一，但都一致叹赏它惊人的艺术成就。的确，《水浒传》代表了我国明代嘉靖前后长篇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峰。它不仅倾倒了千百万读者，而且无论在故事结构、人物刻画、环境烘托等方面，都对后世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。

《水浒传》的笔墨，随着人物性格、遭遇的变异，时而粗豪，时而细腻，时而悲壮，时而激楚，时而庄严，时而诙谐，时而机智，时而朴诚，性情动作无一雷同，读时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确有移情入境，令读者不自觉地进入故事中去的魅力。如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、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、“景阳冈武松打虎”等等情节，读过后谁都不可能轻易忘却。就是七十回以后，又何尝没有深刻的描写，即以第一百回“宋公明神聚蓼儿洼”而言，全书收束时的悲壮气氛，较之西方一切著名悲剧也是无